

讲法问津

现实中,借用、冒用他人姓名和身份证的情形时有发生。这些人被偷走的不仅是名字,还有人生。究竟是谁盗用了他们的“名字”?又该如何证明“我”不是我?

冒名登记时有发生

检察机关打响“姓名保卫战”

2023年,江西修水人朱任华和女友去民政局登记结婚,却被告知其在2005年就与一名叫郑雪梅的女子结婚了。原来,他早年与相亲对象“郑雪梅”结婚,但很快发现她是骗婚,且真名叫方一美,遂报了警,警方很快将方一美抓获。后因证据不足,方一美被释放,但婚姻登记未作相应处理。而被冒名登记的郑雪梅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得知后更觉冤枉:“我不认识朱任华,而且2005年9月时我已身怀六甲,怎么可能到修水再次结婚呢?”

家住江苏泰州的田妮有智力残疾,一家人长期依靠低保和残疾人补贴维持生活。因田妮父亲癌症晚期需要支付高昂医疗

费用,村委会干部代田妮向民政局递交了一户多残补贴申请,工作人员却发现田妮名下有一家服饰公司,不符合申领补贴的条件,本该每月照常发放的残疾人补贴也被标记为异常。

周长福和妻子刘桂芳居住在湖北鄂西一栋楼里。2014年11月,老两口准备用自家房屋和门面办理抵押贷款为儿子创业提供资金支持。然而,经查他们的房子早在2010年就被他人办理了抵押担保贷款。苦于找不到证人,无法调取当年办理抵押登记的相关资料,这对夫妇的维权之路一走就是10年。

虽然3起案件的当事人坚称“我没结婚”“我没办公司”“我没抵押”,但白纸黑字明确显示,

不管是婚姻登记、工商登记还是抵押登记,都有相应的文件,并经过了法定程序,该如何证明结婚的、开公司的、办抵押的“我”不是我?

在法律上,证明被冒名的手段相对单一,通常只能通过法院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认定程序来实现。然而,实际操作中,许多当事人没有能力或精力去申请这类认定。

在冒名登记类案件中,相关行政机关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监管合力不强,从而引发一系列案件线索发现难、行政机关自我纠错难、当事人权益救济难等问题,导致受害者“正名”存在不少困难。

近年来,针对侵犯公民姓名

权、冒名登记等行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行政检察职能,以“检察护企”“检察护民生”专项行动为有力抓手,持续开展冒名婚姻登记、“空壳公司”治理专项监督活动,推动行政机关主动撤销冒名登记。同时,检察机关依法督促行政机关完善智能化设施配套,以信息技术手段解决婚姻登记、市场主体注册登记行业治理漏洞,通过与行政机关建立长效协作机制、构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在打通司法与行政执法堵点、破解“程序空转”中实现减存量、遏增量,以高质量检察履职护航民生民利。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刘亚 正义网 10月17日

某些机构何以披着法律“外衣”,游走于灰色地带——

揭开游戏代退费骗局

“没想到游戏充值几千块没要回来,还被游戏代退费的机构套路,骗走三百块。”近日,19岁的成都游戏玩家林林向记者反映,有人在网上向其推荐专业机构帮助游戏退费。路经主要有两种:一种声称是法律服务团队,表示自己“专业”渠道可帮助游戏玩家退费;另一种是让成年人假借未成年身份申请游戏退费。两者的目的均是骗取游戏玩家的服务费。

游戏代退费公司骗钱的经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机构披着法律咨询机构的“外衣”,活跃在短视频、社交和电商平台,声称可帮助游戏玩家退费。路经主要有两种:一种声称是法律服务团队,表示自己“专业”渠道可帮助游戏玩家退费;另一种是让成年人假借未成年身份申请游戏退费。两者的目的均是骗取游戏玩家的服务费。

受访专家表示,这些针对成年游戏玩家的骗局,呈现诈骗手段专业化、目标群体扩大化、反侦察意识增强的特点,消费者需加强警惕。

事实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所进行的游戏充值一般属于自愿行为,单纯因后悔或过度消费而希望退款,通常不会被支持。而成年人冒充未成年退费,属于欺诈行为。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代退费运营机构,也给游戏公司带来困扰。一家游戏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直言,有大量来寻求退费的用户此前已经通过人脸识别认证为成年人,“这确实对我们的甄别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文中涉及采访对象林林为化名)

樊瑞 刘家怡 央广网 10月17日

井喷的女性脱口秀,你被戳中没?

最近,随着《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和《喜剧之王单口季》两档喜剧脱口秀竞演节目的热播,脱口秀表演回归荧屏也呈现新气象,扎堆上演的女性脱口秀表现亮眼,其中的女性视角和女性议题也给喜剧综艺赛道带来新变化。

今年9月,沉寂近一年的脱口秀重回荧屏,女性脱口秀呈现井喷,细数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段子还真不少。女性脱口秀演员从不同维度大胆表达,从大家熟悉的职场、相亲、婚姻,到刻板印象中略带羞耻的月经、生育话题,还有此前脱口秀涉猎不多的原生家庭问题。前所未有地开拓了脱口秀中的女性议题,揭开以各种面目出现的男女不平等,以及给女性带来的各种焦虑,既辛辣带劲,又笑中带泪,一吐生活中的困境和痛点。

挑起性别对立曾被认为是女性脱口秀的“原罪”,杨笠的性别脱口秀就曾引爆一场激烈碰撞。从“普信男”到“男人还有底线?”再到因代言英特尔引发的“下架风波”,杨笠一度成为性别对立情绪的集中发泄口。有人觉得说得对,有人感觉被“冒犯”,脱口秀这门“冒犯艺术”在性别议题上的边界,引发人们深入探讨。

这其中既有面孔杨笠、小鹿、晓卉、步惊云、唐香玉、颜怡颜悦,也有山河、史妍、Echo、菜菜、张慧、鸭绒、漆漆等在荧屏横空出世的新面孔。许多观众对她们金句印象深刻:唐香玉犀利吐槽“婆家会笑话”是纯粹催婚PUA话术,张慧怒怼性别双标、质问怎么没人夸强势女人“好woman”;“东北慢性子”史妍分享中年感悟,为啥老公爱蹲厕所,“那里到底有谁”;漆漆与大码身材和解,分享“恋爱脑”经历。

穿着婚纱上场吐槽意大利老公的90后小鹿赢麻了,从婚礼彩排没开始伴郎团就喝

醉,讲到老公听不懂司仪说的中文,以及爸爸中途接诈骗电话。其他作品素材更为广泛,瞄准家里的社交达人老妈,“啥事都爱打打电话”,讲现代人的电话恐惧症,她还跟自己对话,如今打着“爱自己”的旗号为自己花钱,成了“财富密码”。之前就惊艳脱口秀赛道的60岁长沙黄大妈,直接和64岁的山山大爷叫板:“我们这个赛道,拼的是谁好笑吗?我们是拼命的。”“我们也不是一个赛道的,我是广场舞赛道的,他是撞树那道的。”

很多女脱口秀演员在线下讲了好几年,她们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面对所谓并不友好的女性脱口秀“职场”,已经在线下开展各种演出的女演员们保有一份倔强,以及努力向上生长的姿态。来自陕西可乐喜剧的飒爽步惊云在舞台上用浓重的“陕普”吐槽自己的老公,接地气的表达让人笑得前仰后合。在她看来,她和老公日常相处就是如此。就是用幽默的方式,去解读生活。她说:“那些说我在舞台上不讨喜、女演员要在舞台上收敛一点、可爱一点,以后不用再说了,我就永远不会改。市场会接受强势泼辣的女人。”

受访中 Echo 说,脱口秀不只是一个喜剧的舞台,它还代表一种说话的权力。女脱口秀演员依旧是喜剧界的“第二性”,好笑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对于女性的表达有天然的排斥。“大家始终会觉得,一个女的在台上搞笑,她大多是一个丑女孩,或者是一个模仿男人的角色。”她非常珍惜这份表达的机会,还会继续进行性别创作。“你想,拿话筒在台上表演5分钟,让所有人听你说话,就问生活中哪个场景里可以做到全体安静地听一个女性说话?”在她看来,单口喜剧的核心是,不以单一的标签定义一个人,不要假装一切都好。

张楠 《扬子晚报》10月18日



情理法理

“榜一大嫂”眼里的直播间

知道丈夫给女主播打赏了1600多万元后,小欧看了3个月的心理医生。她的丈夫小陈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当班长到大学毕业,目前担任一家上市公司高管。小欧无法理解,丈夫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生完孩子1年后,小欧发现了丈夫的异常,“经常对着手机发呆,让他看孩子,他不看。有一次孩子骨折了要去医院,他也不愿意出门,还在对着手机笑”。

以前,小欧从来不查看丈夫的手机。这件事后,她检查了丈夫的聊天记录,当时就崩溃了。仅通过微信充值,丈夫就在抖音上花了400多万元,成为了直播间里的“榜一大哥”。小欧通过律师申请调查令,向抖音调查取证。抖音提供的数据显示,小欧的充值金额达到1600多万元——他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把婚房也抵押了。

小欧试图挽回婚姻,又带丈夫看了心理医生。丈夫短暂戒了打赏,但1个月后再度打赏,而且更加疯狂。小欧对这段婚姻彻底绝望。2024年2月,她与小陈离婚,陈某父母给了她一笔赔偿金。她还是很憋屈,想要回那部分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钱。



图/视觉中国

2022年年底,小欧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主播丽丽和小陈。她的案件在法院经历了一审、二审,都以败诉告终。

一审、二审法官驳回小欧诉讼请求的理由是,小欧主张小陈侵犯其财产处理权没有法律依据,且不能证明小陈与主播丽丽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

二审判决书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陈某某迷恋异性主播,不惜打赏巨额财物,而某某丽及其工作的抖音平台,获赠巨额财物后无视对陈某某夫妻关系的

伤害、拒不退还,对此陈某某应予以警醒,正确处理婚姻家庭及异性交往关系,避免对家人的伤害。”

9月底,小欧收到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书,她依旧败诉。三审过后,法律救济途径基本走到头了。

小欧对判决结果很绝望:为什么丈夫巨额打赏主播,主播和平台赚钱,她却成为受害者?为什么法院已经认定丈夫和主播的行为超越普通粉丝的情感,但因为二人是网络上的虚拟交往,就不违背公序良俗,不用受到惩罚?

小欧的经历并非孤例。最近两年,在一线的法官和律师专家发现了一个现象:因夫妻一方巨额直播打赏行为,另一方诉诸法庭的案件数量逐渐增多,但另一方多以败诉告终。直播打赏人有男性,也有女性,其中男性占绝大多数。

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第五条第二项提到: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明显超出家庭一般消费水平打

赏,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另一方以对方存在挥霍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共同财产的,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征求意见稿》并未直接针对平台或主播在类似案件纠纷中的角色进行阐释,但表明了法律对夫妻双方过错认定的态度。小欧觉得,《征求意见稿》对夫妻一方中的受害人保护力度仍然不够。她给最高人民法院写意见:这一项解释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打离婚官司时,小陈已经把家庭所有的钱都打赏给了主播,即使法院想以小陈有过错的理由,把家庭资产多判给自己,也没有资产可分了。

小欧觉得,直播打赏这条产业链能存在,是因为总有人在背后承担恶果。“榜一大哥”在直播间风光无限,有的恶果由父母承担,有的由子女承担。前夫的行为导致了她的家庭破裂,主播和平台都赚到了钱,恶果却由她和儿子承担,“这个世界太魔幻了”。

任晓宁 《经济观察报》10月18日